

## 使經典復活

### 閱讀經典，通達人生

文·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彭明偉

**我**有幸參與本校的經典名著導讀講座活動前後將近一年，當過台下的聽眾享受心靈饗宴，也曾粉墨登場充當台上的講員，我相當肯定主辦單位的構想與用心。在這凡事務求功利的年代，在科技商業掛帥的交大校園裡，我想校方願意投注大量人力苦心經營這樣的經典名著導讀講座，必然有其過人的理念與不凡的遠見。

對於經典，大家的認知或許不盡相同，甚至在不同的民族與國家之間，人們對於經典的定義也存在很大的分歧。對我個人而言，所謂的「經典」最鮮明的特徵便是記載了人類文明的智慧，數千年來人類所留下的這些文字遺跡能為我們現代人提供源源不絕的啓示。只可惜一部作品一旦被列入經典之林，往往便令人心生畏懼，甚而被誤解為政治道德教條，徒增人反感。我以為經典絕不是教條，現代人若善於閱讀經典，將能活用古人的智慧，為自己的生命解惑，也為美好的人生鋪路。

為了讓一般學生和社會大眾親近經典、享受閱讀的樂趣，主辦單位精心設計每週的菜單，特別邀請各行各業著名的專家學者不遠千里而來，為廣大的聽眾們導讀。他們各自運用獨到的方式講解各種人文經典，只為聽眾指出一個方便法門進入經典深處，希望聽眾能與古人的心靈契合。例如，同樣講解文學經典，王文興與彭鏡禧兩位教授的路數便迥然不同，各有千秋。王教授注重精讀細品，對於語言文字之細節推敲極為講究，別說是一字一句，甚至一個標點他都不願輕易放過。我自己是王文興的小說迷，以前聽說王文興在台大講課時有這樣的「怪癖」，百聞不如一見，有幸聆聽他談中國筆記小說後獲益良多，我想說：「領教了」。彭教授講莎士比亞的悲劇著重在作家歷史背景和劇本的大結構，兼及詩句賞析，他談論文學的方式深入淺出，眼界顯得更為開闊。彭鏡禧不只是介紹莎士比亞，同時也讓聽眾認識英國歷史文化的重要概念。一系列的經典講座堪稱薈萃了當今文化界的精英，就我所參加的場次而言，演講者均有深厚的學養與豐富的閱歷，在台上展現出各種迷人的風采，向聽眾娓娓道來經典的現代意義。

台上的演講固然精彩，但只是一個起點，主辦單位和演講者最終希望的是聽眾能拿起書本，親身享受閱讀的樂趣。倘若台下的聽眾僅止於耳聞，聽過演講之後未能親身用心翻閱作品，那麼經典教育的功效必然是要大打折扣，徒然辜負主辦單位的一番美意。這是我自己做為聽眾在聆聽精彩的演講後的一些隱憂。我想老話一句，「師父引入門，



修行在個人」，凡欲有所收穫，自己必先有所付出，閱讀這種活動尤其如此，再高明的學者也無法為自己代勞的。需知沒有人可以代自己閱讀，

沒有人可以替自己思考，讀者必須花時間下功夫，躬親實踐，一字一句閱讀，在閱讀過程中和古人一塊思考才能有所收穫。這種閱讀的功夫是在台灣以考試為導向的教育體制中所最為欠缺的，許多同學即使考上了大學，能夠讀書識字，但不表示就必然具備閱讀能力。會考試的學生將來不一定是會思考的國民。

現在許多人較為關心的是哪些書應該列入經典之林，或是自己讀過了哪些經典。什麼是經典或「讀什麼」的問題固然重要，我想「怎麼讀」的問題對台灣的大學生而言是更為迫切的課題。泛觀博覽若只是走馬看花，也只能說是白白浪費讀者的時間，所謂的經典也淪為一種附庸風雅的表面裝飾，而未能讓自己窺見人類文化的堂奧。我想徒聞十部經典的名稱，對其中的內容概要一知半解，還不如自己耐心翻閱一部經典，畢竟讀書不必貪多，貴在能夠通達，然後真有所得。

由此說來，我以為讀書為學的目標首在通達，能將經典閱讀與個人生命經驗結合，能使古人的智慧為己所用。若不為了考試，建議讀者首先可挑選自己感興趣的經典著作，不必為經典而經典硬著頭皮啃食所謂的名著經典。其次養成懷疑與研究精神，讓自己善於思考，進一步培養獨立的判斷能力。最後，能與師友同儕相互討論切磋。古人說「獨學則無友」，在與他人討論過程中，才能重新檢證自己閱讀之所得與不足。我想閱讀能力應在此基礎上建立，逐步培養，讀者行有餘力則廣泛閱讀，博聞雜學，鎔鑄古今中外於一身。

最後不能免俗地補充幾句，我希望經典名著導讀講座能獲得更多支持與更多讀者的參與，畢竟這般人文經典導讀講座是一種長遠的投資，其目標不只要給聽眾魚吃，也要教給聽眾釣魚的方法，教導聽眾讀者如何活用經典，使經典復活。我也期盼喜愛這個講座的讀者能夠充分享受閱讀的樂趣，在閱讀過程中努力溝通經典與我們當下日常生活的關係，使經典真正普及化而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最終將經典化於無形。友聲

編按： 本文所提及的三堂導讀演講是：(一) . 2008.6.4. 王文興教授 《中國筆記小說》例講；(二) . 2009.4.8. 彭鏡禧教授 〈愛與寬恕〉：莎劇《李爾王》啟示錄；(三) . 2009.6.10. 彭明偉教授 《邊城》：沈從文的文學桃花源